



灵岩心语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

投稿邮箱:qlwbjrcq@163.com。

有墙无顶的三龙古砖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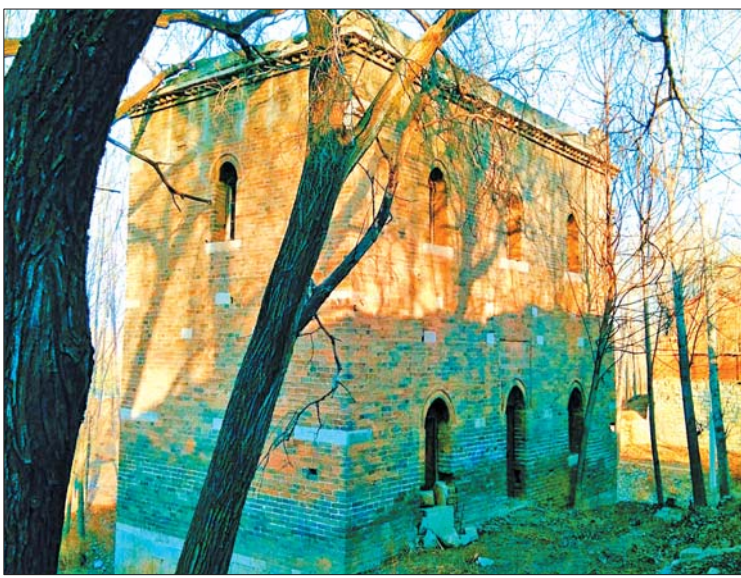
文/片 赵福平

从济南市长清区老城西关村向西1里地的距离,然后再向北不远,就会来到文昌街道一个较大的村落三龙庄。说起这个村名很有意思,大约在明末,庞氏来此故名庞庄,又因人们将庞字经常读儿化音的原因,这里也称“爬”庄。民国二十六年(1937),村长艾连生为正村名,以“庞”的部首“广”三笔画及龙字被正式命名三龙庄。

在三龙庄老村的村北,是一片古树参天的空地,因村庄逐渐东移的缘故,这里基本上成了一片废弃的庄舍,就在这片空地的中间最后位置,有一幢古色古香坐北朝南的砖楼矗立在这里。

从外面观看这座古楼,东西长有十步,南北宽六步,净高约有8米。挨着地面用七层精打的青石垒砌成楼基,楼基之上一直到楼顶,全用大块的青砖砌墙,四个墙角及四扇墙面的不同位置,采用少量的定墙石相互连接,以增强墙体的稳定牢固程度。最上端装有直角向外的砖牙子,砖牙子上每隔一周的楼檐板,南北两线楼檐板的中间等距位置,分别安有两个用于滴水的水溜子。而楼顶像北方常见的民居一样为林木做檩梁的平顶结构。

整座砖楼共有10个门窗,楼的下层中间开有这座楼唯一的正门及门两边的窗户,与正门对应的后墙位置开有1窗,二层除南北两墙建有4窗外,在东西两面墙上分别开有一个窗户。这10面门窗的样式一样,都为上部半圆形的券顶,下部为长方形的砖把子墙洞,只是唯一的



楼门稍高,面积稍大而已。

砖楼的外立面平整如砥,犹如斧头削般的光滑,4个墙角子从下到上像一条线似的顺直,砖石之间的缝隙均匀一致,所有的墙体几乎没有损毁的部分,这说明砖楼当年的施工质量之高在民间是非常少见的。由于强调实用功能,整座砖楼装饰性的东西几乎没有,显得低调朴实,默默无闻。

走进砖楼的里面,只见所有的墙皮几乎全部脱落,露出的墙体内部却密实有致,在整幢砖楼里面中间位置有突出的一圈梁架类似的结构,这是用来搭建底楼平顶用的托固,现在这个平顶全部坍塌的没有一点踪影。而上楼的顶子除残存的一架木梁横搭在南北两墙外,所有的顶面也全部掉了下来,完全形成了一座有墙

没顶的楼筒子。

据上了年纪的村民反映,这座砖楼是清末民初一户姓姚的人家初来本村修建的(也有说庞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很完好,村里的五保户、困难户曾经在里面生活居住过,村里的小学也在这儿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室,至今在二楼的东墙上还留有一块教学黑板的痕迹。

笔者了解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村庄东移及村民生活居住条件的改善,原先高大宽敞的古砖楼和附近的民舍一样,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线而遭到被废弃的命运。越是没人住的房屋越容易损毁,由于年久失修加上砖楼是平顶下雨易渗水的原因,整座砖楼所有的顶子透天也就在所难免了。

旧梦惊尘④

故人归来

孔慧泽

第二天一早,戏园召集全员开会。陆笙靠坐在临窗的椅子上,想着昨夜的梦。梦里是那晚的心痛欲绝和她五年来的颠沛流离,以及后来,他说要她等,不会放弃她第二次。

陆笙记得入行时师父的话,男人的承诺做不得数。若算得数,怕是世间要少几个杜十娘与崔莺莺。但她不信。当初顾砚白舍她她不怨,到底是自家的灾难。而他说会回来,记忆中的那个人不会骗她。

可她等了五年。她唱了五年的戏,演了无数人的悲观离合,怎么堪堪等不来自己的。

陆笙被班主唤醒,从思绪中抽身。班主告诉她,江南一家要请他们前去唱戏,点名要陆笙做头牌。

她应声,回屋敛了东西,随戏班子出门。彼时三月江南正好。杨柳如烟,桃花如面。他们来到一个戏园子,眼前的景让陆笙移不开眼:

大片大片的桃花林芳华灼灼,灿烂热烈。陆笙从未见过这样的桃花,仿佛开在了自己的心里,隐隐地想要突破着什么。

“将来我要为你开一个戏园,里面种满桃花。”

“你唱你自己的戏,只唱给我听。”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放开你。”

她眼中忽有热潮涌动,梦游般走进这个园子。

往事一点一滴被戏园的熟悉唤醒。

“我的园子要有大片大片的桃花。”她听到远方的自己,对身边清俊的少年说“还要有一条小小的溪流,缓缓流到桃花树下。溪边有石椅,你坐在那里,听我唱自己的戏。”

那时,记忆的少年有清晰的眉眼,疏朗的五官,宠溺的神情。

陆笙看到一条小溪缓缓流到桃林,溪边石椅,一个本应在记忆中的身影如此清晰地出现在那里。

她想起了自己唱的戏。

“湖山畔,湖山畔,云蒸霞焕。

雕栏外,雕栏外,红翻翠骈。

惹下峰愁蝶恋,三生锦绣非因梦幻。

一阵香风,送到林园。”【注】

她看到顾砚白一步一步向自己走来,清俊的双眸,温柔的眉眼,挺拔的身姿,带着一晃五年的悲观记忆。

“时宜。”他开口,目光温柔,“我说过,这一次我不会放开你。”

“这是你的戏园,以后,唱给我听。”

陆笙哭了。

她演过的最好的光景,也不胜此刻一分一厘。

戏子入戏,不得自己。她终是等到了顾砚白,也真正在这一刻,找回了自己。(完)

五峰志气

李颖

5月16日中午,长清区五峰山街道下了一阵急雨,东菜园村北的杏园雨后换新颜,郁郁葱葱的林木中,贫困户王震江的家就在这里。

说是家,其实就是一间自建的简陋屋子,锅里煮的面条,是他当天的午饭。在板凳大小的餐桌上,难得摆了一瓶酒,这是几天前外地的一个陌生人对王震江善行义举的馈赠。

事情源自5月10日上午,当时王震江骑着电动车准备到超市买点面条调味料。他沿着村头公路骑行不久,突然发现路边的月季花丛中有件西装上衣,口袋里还露出半截烟。“衣服里可能还有东西”,他把车子停下,拄着木拐挪步到西装前,捡起来掏了掏,掏出了“一沓钱”,数了数,有6650元。

后来有人问他:发现衣服里有钱的时候,你在想什么?王震江回忆说:“没多想什么,丢了这么多钱,失主肯定很着急啊!”

知道失主着急,王震江立即骑车将钱送到了东菜园村委,随后报了警,第二天,警方找到了失主。失主是长清归德人,丢钱那天全家人到五峰山游玩,拍照时觉得天热,把外套脱下来随手一放,不想转头就忘了。

6650元,一分不差物归原主。得知王震江是贫困户,失主非常感动,不住地说五峰人真好,过些日子买了些烟酒果品,送到王震江家中表示感谢。

王震江今年57岁,除了弟弟已无其他亲人。20多年前,村里的老宅子坍塌坏掉后,他只身一人来到山上盖房独居。后来,王震江得了腰间盘压迫神经的毛病,严重时一度无法下床,情况好转时,他就到街坊邻居家打杂,勉强维持生活。

王震江天性善良、为人忠厚,村里人都愿意帮他,现在骑的电动车就是村民送他的。靠着低保金勉强维持着生活。

也有人问他:你生活这么困难,捡到钱时就没一点别的想法吗?王震江轻轻抿了一口酒,像是有品不尽的滋味儿,认真地说:“穷也要有志气,别稀罕别人的财物,但凡身体能好点,我也能过得很好。”

曲径通幽

喂猪

曲征

小时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家家户户都喂猪。因为条件有限,每户只喂一头猪。只有条件特别好的家庭,才喂两头猪。

春天,乡亲们走上集市,仔细挑选猪崽儿,相中猪崽儿之后,一番讨价还价,成交。用独轮车把猪崽儿推回家,放进猪圈。此后,这头猪便成了一家老小重点照顾的对象。

猪圈里的猪,关系着能否过个好年,所以对于这头猪,全家人都丝毫不敢怠慢,尽全力把它喂饱、喂好。不过,在那个连人都吃不好甚至吃不饱的岁月,要把猪的肠胃填满,真的不容易。

猪是最好伺候、最容易满足的家畜,不过猪的饭量很大,要让猪吃饱,需要做很多工作。乡亲们把晒干的地瓜干在碾上碾碎,然后放进锅里煮熟,之后晾在大盆里,什么时候喂猪就什么时候从大盆里舀一勺,然后配上刷锅水、洗碗水以及一大把糠,搅和在一起,倒进猪槽,猪就可以享用了。条件好的,可以再添点盐,猪就更乐意吃。

猪食里面,营养最高的是那一勺地地瓜干,但是地瓜干是金贵东西,不能多添,喂猪时人们尽量少放地瓜干而多放糠,这样的猪食稀稀拉拉,没有干货,猪自然

不傻,它一边用嘴在石槽里探虚实,一边用鼻孔吹泡泡,好像在向主人表达不满。也有的猪很乐观,故意发出“啵啵啵”的吃食声,好像在用这种夸张的声音给自己的肠胃壮胆。

夏天是猪最高兴的季节,因为青翠遍地嫩草遍野,孩子们放学后纷纷到坡地里拔猪草,给猪做辅食,猪摇着尾巴享用着,嘴里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表达对嫩草的喜爱与满足。我最喜欢拔猪草,原因就是喜欢看着我家的猪一边摇尾巴,一边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但是夏天一过,猪的食物又陷入青黄不接甚至断炊的地步。

因为食物匮乏,所以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把猪养大。倘若碰见一头不挑食、长得快且不生病的猪,人们就会说这头猪真是“添欢人”。记忆中,“添欢人”的猪,我家喂过好几次。记得有一头大黑猪,全身漆黑,是父亲从亲戚家买来的。我常常给它打猪草,中午的时候,我喜欢打开猪圈门,放它出来,在太阳底下,帮它挠痒痒、捉

虱子,它舒舒服服地躺在地上,发出哼哼的声音,很惬意、很享受的样子。那头猪长得膘肥体壮,全家人都很喜爱。但是,诀别是人与猪最终的结局,走上杀猪桌是它们不变的归宿。那年过年时,我家请来一位屠夫,屠夫号令人们把它捆起来并抬上桌子,一时间,我惊惧得束手无策,泪水在眼里酝酿,屠夫要我拿只大盆去接猪血,我恹恹地走开了,屠夫说:这孩子胆子真小。

后来改革开放了,人们喂猪的热情愈加高涨,不过小猪崽儿以及猪肉的价格也变得起伏不定。有时候小猪崽儿昂贵,但是长大出栏的时候却十分便宜;有时候小猪崽儿便宜而出栏的时候昂贵,养猪变成了一件碰运气的事情。据说,有一年小猪崽儿太过便宜,越便宜越没人买,一个卖猪崽儿的老汉在集市上等到太阳偏西也没把最后一个猪崽儿卖出去,一气之下将这个猪崽儿丢下独自回家了。结果一位乡亲捡拾之后弄回家养着,等喂大出栏时,猪肉价格猛涨,这位乡亲大大地赚了一笔。

如今,养猪的家庭越来越少了,而原先的猪圈,也早已被改造成清洁卫生的洗手间。一家一户喂猪的情景,不知不觉间,已走进历史。

(作者系济南市长清第五初级中学教师)